

【海外來鴻】



我的父親（上）

羅明英 撰文

羅永明 編校

編按：感謝羅永明及羅明英二位前賢提供大作「我的父親」予敝社刊登，期望讀者見證民初以來的時代背景，及羅家父親良好的處世對子孫的影響，也祝福羅家人在修道之路更法喜充滿。

前言

民國九十四年暑假返台兩個多月，多半時間都與家人相聚。我喜歡爸媽到我家用完晚餐後，一人手拿把涼扇在夏夜的屋外散步，一邊聊天，一邊走路。涼風迎面吹來，大夥天南地北的聊著，怎捨得再回到燠熱的室內看電視呢！爸媽一向喜歡我能多陪伴他們一些，但緣卡下來，逼得我不得不早早退休，移民來美。更幸運的是有一份我喜歡的中文教書工作，在美並不覺寂寞的我總也對心愛的雙親有份歉疚，趁著長長暑假，真恨不得能天天陪伴他們，照顧他們呀！好在爸身體硬朗，每天早起運動，生活規

律，又喜歡看書；日子很好打發，比較擔心的還是媽媽。自年輕即身體欠佳，心臟又不好，晚睡晚起的媽總讓我們不放心，不過，一向堅強的她歷經了許多的意外與病痛都能安然渡過，化險為夷，我總認為父母還是能平安過好幾年的，只盼大家多保重，期待明年（九十五年）再聚。

還記得雙十節時正巧是爸七十八歲生日。我雖在美，但電話拜壽之餘得知爸很高興，因為他告訴我說，永宏及麗貞全家請二老到東區逛街、吃大餐，么妹及文正也開車帶二老去台北吃飯，全家一齊吃蛋糕，非常滿意。然而十一月初卻得知，一向身體硬朗的爸卻因心臟血管阻塞面臨必須

立刻住院手術問題，原來爸的身體已亮起紅燈，卻因一直以來未曾發現是心臟血管阻塞導致缺氧而呼吸不順。慶幸的是及時發現，否則臨時發生意外就回天乏術了，當即遵從醫生指示，赴榮總住院。原以為如同媽當時所做靜脈注射支架即可，卻不知是必須外科手術做心臟繞道手術，如此大的手術對年事已高的父親是否承受得了。術後復原是否順利真令人擔心呀！而我又人在國外不能陪伴左右，家人只有先出院再考慮日後是否動這一刀。心急如焚的我困於中文學校課程卻也無法立即脫身回台，出院後的爸暫住在么妹家，我也請一週假（由乖兒代課），十二月十二日夜晚十一點回到台北的家中。

自從父親發病以來，我時常在想父親對我的影響是什麼？父親在我的記憶中一直是個慈父，他個性沉靜，總是默默的為我們做任何輕重家事及任何事；中學時代我的學生頭大約每隔數週就要修剪，即是父親的刀下工夫。家事課要做的兩片裙，那也是父親用報紙先剪出。衣服破了，爸也會踩著縫紉機幫我們修補。升學考試的考場陪考也是父親騎著摩托車從



△民國70年農曆年全家福。

大老遠的桃園陪伴而行，甚至大學新生報到，公職分發到任，一路陪伴我的也都是父親。他真的無時無刻、無怨無悔的做家中支柱，我又給了他什麼回報呢！雖說成長過程沒有讓他老人家太操心，結婚成家之後忙於工作、家庭，克盡孝道總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。退休之後又離開了他身邊，無法晨昏定省。已過半百的我，到底應為生病的父親做些什麼呢？匆匆回台三週，我一定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多陪伴他、多聽他述說一些他的過往時光，不論是我已知的或未知的過往，點點滴滴，我都要耐心聽完並作紀錄。同時，我還要讓家人有幸求得大道，讓慈悲的 上天老中及諸天仙佛神加持保佑父親手術順利。安渡難關，盡一份女兒的孝心。感謝天恩師德，祖師鴻慈，成全了我的心願，家人中，計七人在桃園龜山、全國最大最宏偉的基礎忠恕道院求得先天大道，而父親十二月二十六手術順利。



△81年父親65歲退休與長官合影。

九十五年一月四日回美時，父親雖仍住院中，但康復情形良好（已可下床），陪父親走在醫院長廊中，聽父親對其他準備手術的家人勸說：「不要怕，我快八十歲的人都可以下床了，恢復得快表示手術定成功的」話語，由衷的欽佩父親那種不服輸的軍人性格。我想數月之後，父親的身體一定會如往昔般硬朗。當然，我們可要寶貝他老人家了呀！爸要振作，媽要保重且要堅強，都一定要快樂平安的繼續活下去喲！

我的父親出生於民國十六年的四川金堂縣，他是羅家的第二十一代子孫，聽父親說早在清朝康熙年間，祖先們是世居在福建省漳州府永定縣的，爲了響應朝廷鼓勵百姓往內陸移居，而四川在明朝末年遭流寇張獻忠作亂，四川人幾乎被殺殆盡。人口稀少，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，的確是移居的好地方。當時羅家計有兩支脈在

長輩帶領下自福建出發，沿途經過了六十九個客棧，輾轉來到了四川金堂縣趙家渡海螺河才安定下來，當時的農業社會務農維生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祖先們就此落戶生根。族譜自第十六代起亦隨之修編，自萬世興隆始，繼之安全永豐居仁由義，履信懷忠，敦崇彝訓，增建宗功，光榮先德，代遠悠同，至第四十七代止，若以四代一百年計算，也要歷經八百年才能輪完，如此立意良好、教忠教孝、守信守義、仁德俱備的族譜，真要感謝祖先們的精心製訂。望羅家後代子孫珍惜引用，代代相傳，開枝散葉於各地，綿延不絕於萬世。

一、成長篇

父親的祖父隆旺公，是羅家第十九代子孫，也是我的曾祖父，他們共有四兄弟，有感於金堂鄉下務農生活辛苦，爲了謀生方便，隆旺曾祖父就與另一兄共赴成都經商，落腳於成都市暑襪街經營起銀樓加工，生意事業順遂，頗有積業。復與成都東門外牛市口望族謝家小姐（即我的曾祖母）聯姻，郎才女貌，門當戶對，傳爲美談。在當時的環境裡，女權地位低

落，女人是沒有機會入學識字的，但曾祖母卻熟讀古文，可見其家庭背景之不凡也。

父親的父親安貴公，也是我的爺爺於民前十一年出生於成都，在安逸的環境中過了數年，卻因曾祖父隆旺公的不幸過世，銀樓無人經營情況下只得關閉。幼年失怙的爺爺與其母親，孤兒寡母靠著其父遺留下的家產相依為命，眾所週知的清末時代，國勢衰弱，外侮日極，民生凋蔽，而民國建立以後，軍閥割據，內戰不息，積蓄逐漸用盡，家道亦中落，生活更形艱困。時值十五歲的爺爺不得不肩負起養家的責任，當時因戰亂所需小型武器甚殷，而成都兵工廠即是專為製造軍器彈藥之處，為習得一技之長。爺爺從學徒做起，一點一滴認真習技，曾保送漢陽兵工廠深造三年，再返成都兵工廠，工作穩定，生活亦逐漸改善。立業之後，成家乃天經地義，民國十二年，當時二十三歲的爺爺與金堂老家沈氏小姐成婚，亦為一門好親事也。早生貴子實乃眾盼，卻因爺爺奶奶婚後久久不孕，乃領養了同姓孤兒為義子，取名全聰，呵護備至，視同親生。或許他們的好心腸感動了上天，婚後四年，即民國十六

年，送子娘娘賜給羅家一份大禮，奶奶懷裡終於孕育了小生命。農曆九月初八吉日誕生了我的父親，取名全明，羅家的第二十一代終於出爐了，當時的歡欣感動可想而知。父親也備受其奶奶、爸爸、媽媽的疼愛。此時的成都軍閥割據，頗不太平，爺爺因工作需要不得不在市區，奶奶陪伴在側照顧起居，父親則跟隨曾祖母遷



△76年攝於遠航737駕駛艙。

回金堂趙家渡居住。幸好尚有土地收租渡日，幼小的父親在奶奶的教導下，三字經、百家姓等都能朗朗上口，背誦如流，祖孫倆生活倒也過得去。不久，軍閥劉湘、劉文輝兩叔姪反目，互相殘殺。成都兵工廠亦不幸毀於戰火，祖父就此失業，當時四川最有勢力的黑社會組織幫派一洪幫「袍哥」，他們在各地都私自擁有槍械，失業後的祖父再因具備熟練的修

槍技術而受重用，之後居無定所的往返各地修理槍械，收入雖豐，但苦於無緣常與家人團聚，享受天倫之樂，斷然辭去工作返回金堂老家，收回部份租地自行耕作，除草播種，耕作收成等農事樣樣都來，幼小的父親當然成了最佳幫手，不斷的提水動作，父親至今稍有傾斜的肩膀也與當時提過重的水桶多少有些關係。然而，辛苦的農事並非爺爺所專精，最想做的是在老家成立小型修械所，製造手槍，

發揮他的長才，於是放棄農事改為自製兼修理手槍工廠，但因困於時機不對，生意僅能溫飽，難有大發展。民國二十三年，父親七歲生日，羅家再添了男孩，取名全正，三代同堂，其樂融融，當時已達入學年齡的父親，卻因鄉下無學堂無法入學，雖然跟著曾祖母會背誦很多古文，但認字不多總是遺憾。爺爺心中也不免愧疚，爲了兒子教育問題，暗許若有適當時機全家仍應做遷往成都定居打算。

民國二十四年時的四川雖無日本人的入侵，但卻有共產黨的作亂，大規模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那時正巧經過四川南部，全省驚動，邊區老百姓爲了躲避共產黨的擾亂，成群結隊的逃難景象，真是慘不忍睹，家鄉竹林砍伐殆盡，民不聊生，日子也愈益難過。遷居成都時機終於到了，爺爺結束了修械所，決定再赴成都謀事及讓父親入學。二十四年底，父親九歲時全家啓程，歷經二天時間，走了九十華里路程，來到了成都轉輪街，暫住在叔祖父安民公家中，待找到位於成都東門外大田坎街租房並整理佈置完成後，全家終於落腳安定下來了。

（續下期）



△88年返鄉探親，與親人合影。



△93年返鄉家族掃墓。